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澤集卷十四

明 王鏊 撰

序

贈鴻臚卿毛公序

貞甫將之南京鴻臚卿之任人或曰吾聞君子出有為出處有為處正德初元朝埜敉寧環齊魯之疆無狗吠之警公於時未見有不合也而毅然以歸令之時佀非

昔之時也自逆瑾搆亂大盜起齊楚趙魏間蔓延吳楚蜀與江西相煽繼作虜亦乘時入寇雲中甘涼自是公私殫屈中外蕭然疲敝此范文子之所深憂賈誼之所太息者也而皤然以往出處之際固如是乎誠世之所未喻也而予獨知之㳙文仲之言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夫君子抱負所有亦欲少試以自見於天下豈忍泯泯沒沒自同於木石哉顧時方無事衆皆競進寧退而就閒時或多虞世復我以又安敢以自佚公素負濟時之

略縮手傍觀鬱而不得施者久矣當今急才之際用人者安能遺之公亦安能晏然終堅卧不起耶公行矣懋建勲業以佐明時無若深源之負素望也其必若謝安石乎若予則甘老林下矣

嘉善志序

設官分治古也略而今也詳吳越於秦漢皆會稽郡已乃别為吳郡已又析為嘉興為松江而嘉興近又析為嘉善設官分治斯不亦日以詳乎夫山川土田古今非

有異也而風氣日開戸口日滋貢稅日增人才日盛則其建置不得不日詳以密建置日密則其有離合損益升降盛衰亦安可無紀無紀則後世曷以考乎此倪君公在嘉善縣志所以作也君登戊辰進士給事門下華且要矣俄左遷而為丞茲邑適振武張君煥知縣事推誠相與乃共立法更化嚴保甲之法厲魚鹽之禁毀淫祠設義冢立社學又立清風院以崇往哲又以其間成斯志昔之為丞者嬿于臧否人物一切置之不問君以

諫官左遷不少挫抑乃更奮勵勇於自立異乎古之丞而張君又能同心相任以成其美予於斯志既有感乎古今設官之異又嘉二君之為也因附書之

金山衛志序

國家武備之設西北最重東南若無事焉然而海島諸夷衆潮出没瀕海之民時被毒螫國初盖嘗患之因命安慶侯即華亭之篠館築城置戍城成隱然與海中金山相直故名金山衛相傳昔周康王東遊築城鎮海其

後宋武帝吳越王錢鏐皆嘗城之其地西抵浙之海寧北抵吳淞江東南際大海而襟帶淮南諸郡朝命揚州等處備倭總兵每駐節焉自宣德至今百餘年間島夷晏然雖巨盜間作旋亦授首非以守禦得人故耶正德某年張君文光以都指揮僉事來蒞其任久之政平盜息乃曰今郡縣各有誌衛乃獨無茲衛東南巨障事多可書而世無聞焉使後世有杞宋無徵之歎吾恥之乃咨詢故老蒐輯異聞得遺事若干彙為六卷予得而閱之

則古今沿革升降與夫城池之畀高埸堡之逺近烽堠之疏密儲偫之盈虧行伍之羸縮操閱之勤惰屯田之蕪墾將校之賢愚勇怯皆可考而知也斯誌也謂為無益可乎後世蓋將有徵焉文光武臣而能以廉自將且汲汲於文事可謂知所重矣予故為序諸首

容春堂文集序

文之製大率有二典重而嚴敷腴而暢文如韓柳可謂嚴矣其末也流而為晦甚則艱蹇鈎棘聱牙而難入文

至歐蘇可謂暢矣其末也流而為弱甚則熟爛萎薾冗長而不足觀蓋非四子者過學之者過也學之患不得其法得其法則開闔操縱惟意所之嚴而不晦也暢而不浮也文而至是是可以入作者之室矣董南畿學政侍御張君手一編授予曰是為戶部侍郎無錫邵公之文鰲山蓋嘗師焉將梓刻以傳唯先生序之初予承乏翰林北上公時始得解過余舟中出所著示予固以超然脫去凡近其後予官于朝公亦歛歷中外恨不能即

而友之亦未克沃而忘之也今兹予告歸公亦歸卧無錫地孔邇而亦不能朝夕數數斆時得詩讀之體裁簡重興寄閒遠未嘗不改容欽歎而患不可多致今乃得其全觀之知公之用力於斯也久其志直欲追古人而並之不為近世之詞而已也是足以傳矣或問公文焉師曰是非予所及知雖然公蓋師韓而不暇及乎其他者也其古歌詩蓋有晉魏之風焉而亦有不佀者何師其意不師其詞此固韓公語也師韓而不必佀韓此善

學韓者也所謂嚴而不晦者也公年未及懸車當朝廷渇賢之日公將復起大見功業不徒托之文章而文章之出將日富以深又非予所能涯者姑以是題其首併復侍御君何如也

重刊王逸註楚詞序

楚詞十七卷漢中壘校尉劉向編集校書郎王逸章句其書本吴郡文學黄勉之所蓄長洲尹左綿高君公次見而異之相與校正梓刻以傳自考亭之註行世不復

知有是書矣余間於文選窺見一二思覩其全未得也何幸一旦得而讀之人或曰六經之學至朱子而大明漢唐註疏為之盡廢復何以是編為哉余嘗郎二書而參閱之逸之註訓詁為詳朱子始疏以詩之六義擬博義理精誠有非逸之所及者然予之懵也若天問招寃譎恠奇澁讀之多所未觧及得是編恍然若有開於予心則逸也豈可謂無一日之長哉章决句斷事事可曉亦逸之所自許也予因思之朱子之註此詞豈盡未

子說哉無亦因諸家之說會粹而成之逸之註亦豈盡逸之說哉無亦因諸家之說會粹而成之蓋自淮南王安班固賈逵之屬轉相傳授其來遠矣則註疏之學亦何可盡廢哉若乃隨世所尚猥以不誦絶之此自拘儒曲士之所為非所望於博雅君子也其七諫九懷九歎九思雖詞有高下以其古也因亦不廢雖然古道之淪没于今獨是編也乎哉孰能追而存之

中鑒五卷漢荀悅著悅仕獻帝朝辟曹操府與孔融及弟彧同侍講禁中悅每懷獻替而意有未盡此中鑒所為作葢有志於經世者也然當時政體顧有大於總攬機務使權不下移者乎而曾無一言及之厥後融以論建漸廣彧以不阿九錫皆不得其死悅獸優游以壽終其亦善處濁世者矣其論政體無賈誼之經制而近於醇無劉向之憤激而長於諷其雜言等篇頗侶揚雄法言雄不免曲意美新而悅無一言及於操視雄為優矣

或言悅書侶徐幹王符考其歸茲若人之儔乎吾未知所先後也而三品之說昌黎公有取焉其書世有罕見吾蘇黄勉之好蓄異書又為之訓釋捜討磔裂出入經史春秋内外傳老莊淮南素問天官地志博洽精容多得悅旨雖然悅之書其有所感而為之乎勉之之註豈亦有所感而為之乎勉之春秋方富行將以其學出而效用當炳焉赫焉流聲於明時尚何悅之慕哉

皇甫持正集序

昔孫可之自稱為文得昌黎心法而其傳實出皇甫持正今觀持正可之集皆自鑄偉詞槎牙突兀或不能句其快語若天心月脇鯨鏗春麗至是歸工抉經執聖皆前人所不能道後人所不能至也亦甚奇矣昌黎嘗言惟古於詞必己出又論文貴自樹立不蹈襲前人不取悅今世此固持正之所從授與他日乃謂李翺張籍從余學文頗有得從吾游者李翺張籍其尤也而不及持正何歟余謂昌黎為文變化不可端倪持正得其奇翺

與籍得其正而翺又得其態合三子一之庶幾其具體乎則持正可之之文亦豈可少哉予既刻可之文而持正未遑今世庸乃能嗣吾志而梓之予嘉其仕優而不忘學又不忘其世裔之所從出也爲序其端

送袁山人序

有爲青烏之學者袁子來自宣城爲余卜壽藏於洞庭之陰行三日得之圖以示余曰是爲氣之來氣之止是爲開闔是爲衛護是爲蜂腰鶴膝爲蟬翼爲蝦鬚爲旗

鼓為印為金魚袋蓋全氣之地也余曰一氣磅礴流行兩間子獨何以得之曰氣無形因形以見勢之所起氣隨而始勢之所終氣隨而鍾吾原其起乘其止審其㢠擇其相避其害非有天星地卦之説也曰吾聞尋龍易定穴難子獨何以定之曰余以倒仗之法定之何以為倒杖也曰公劉之詩不云既景乃岡又曰景山與京周禮匠人樹八尺之臬度日出入之日景以定東西又叅日中之景以正南北此吾倒杖法之所從出也夫氣之來

也有俯仰正反緩急强弱逆順吾以杖法迎之逆取其順順取其逆聚取其散散取其聚急取其緩緩取其急浮沉吞吐加減饒借依法裁之毫髮不爽此杖法之妙也昔者楊筠松有七十二杖法廖禹有四例八杖劉氏有十二杖予為天罡後人得家傳之秘遂合三家之法而一之識者觀之卦例之說可遂廢矣乎故曰既明倒杖之法方知卦例之非予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受命於地乎受命于天卦例之說非也子之法豈能遂易之曰

非所知也奪神功改天命吾聞之郭景純而景純亦莫之逃也語云穴本天成福由心造則又存乎其人君名德字宗善號松月云

送工部正郎蔣君掄材還朝序

正德九年正月乾清宮災皇帝若曰於乎惟天全付所覆於皇明衍祉承慶在予一人茲予未知獲戾于上下天降之災怵惕惟厲思免厥愆唯是先皇內朝所以基宥密者予安敢不祗復乃命官采材於四方於蜀於黔

於湖湘命大臣往統之於閩於粵於江右又命官分理惟巨材之生多遐荒絶徼梯巖淩壑無翼而至董是役者緩之則怠急之則怨不怠不怨材克用集而民忘其勞若蔣君舜臣之于閩浙其庶乎君且還朝嚴州通守薛君昂遠走使求予言為贈昂余故人也不能辭余聞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外朝象天市也治朝象太微也内朝象紫微也其亦重矣今天心仁愛薄示厥儆上下協力遂克奏成而蔣君預有其功斯亦偉夫予因是有

感矣楩楠豫章礧砢千尋之名材老於大山長谷其亦何心於世用也一旦遭時之需遂起為清廟明堂之用輪囷金碧奂赫無窮不知人之遇乎材耶材之遇乎人耶雖然大山長谷之中有所謂賢才者焉厥材礧砢可以柱明堂梁清廟者多矣將誰使収之余因薛君之請遂書以為使歸之獻

東萊滕氏族譜序

人之生也必有所始不可不知也而世次漫衍支分派

别亦不可得而盡知也於乎昔之不紀今無以據今之不紀後將奚傳吾恐後之不知今亦如今之不知古也此譜之所以不可無也子夏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學士則知尊祖矣夫所貴乎學士大夫者非以其能知所自出乎不然與禽庶奚擇焉知鎮江府東萊滕侯謚出其族譜二冊授予曰吾家本汴人宋靖康間始祖以武功大夫佐定海因家焉後又徙東萊載其聲光世有聞人今

自十五世合為一圖蓋大宗之法也又五世各為一圖小宗之遺也願公序之以示我之後人使無霣隊謚之望也滕之光也自周衰而宗法廢尊祖合族之義不行矣唐亡而譜牒廢尊祖合族之義不明矣金元亂華中原文獻蕩然人貿貿焉莫知身之所自出於斯時也有能紀載先世而不迷其所自出若滕氏乎固君子之所深嘉而屢歎者也吾又安能已於言哉然吾聞滕之世遠有代緒文王之子叔繡始封於滕所謂郜雍曹滕者

也漢明帝朝有九江都尉撫三國時有丹陽太守㣲宋有中正元發宗諒皆名臣宗諒范文正公所為誌其墓者也誌稱宗諒河南人非與東萊同所出乎而可遺耶又有諱茂實者靖康之變𧗱於金首可斬冠不可易有諱膺者方蠟之亂身可殺城不可破其精忠大節耿然天地間若是者所宜大書特書為茲譜重而俟為政京口政聲流聞亦當嗣書之後之人有善焉亦當嗣書之將不一書而已也然則中原文獻之傳其不在茲乎不

在茲乎

雲水詩集序

雲在天水在淵其相去不知幾千萬里也雲在天曽無意於水水在淵曽無意於雲而雲水之相遭也溶溶沄沄粼粼囷囷浩蕩推移升降浮沉或合或分或吐或吞吾不知雲之為水耶水之為雲耶雲與水為一耶為二耶無錫華某生而好道清癯鮮潔凡世人之名場利苑愛河慾海皆不能染焉棄其妻子來林屋山中獸居三

十餘年往來興福寺博叅内典人疑其為僧而非僧也酷嗜叅同契悟真篇默坐内視求長生不死之法人疑其為仙而非仙也時亦不能忘情作為歌詩蓋無意於言不能不言而自成其言人疑其為詩人而非詩人也雖予亦疑之曰其殆匡章之流乎間嘗與之游久之出一編以示余曰雲水集余讀之數過曰其雲水道人耶然吾有問焉雲與水相忘而相合者也心者其水耶水静則明物者其雲耶雲過則空空生明耶明生空耶叅

同契之言曰原本隱明内照形軀三光陸沉温養子珠髣髴大淵乍沉乍浮若是者其亦雲水相遇之謂耶雲水道人必能為我言之詩凡若干首

說

愧知說

古之君子其於人患不知也知之患不在其位也苟知其人在其位則不患不能行矣故鮑叔用則舉管仲王陽用則舉貢禹龔勝用則舉龔舍葢唯其賢而已人不

曰其友也以為疑已不曰吾友也以為嫌甚者其姪其子亦無不可舉當是時豈真無法耶後世道衰人不能自信上之人亦不信人而信法捺縱闔闢要皆如法而止是故見賢焉有不得舉見不賢焉有不得去舉於禮部者探策而求選於吏部者貫魚而進或於法外焉稍出意見則人且議之而夫人者亦自以為嫌而不敢出其意見有一日之長焉雖知其不肖不得而遺也有一日之拙焉雖知其才且賢不得而取也曰法也非我也

於戲豈不過甚矣哉所謂法者豈不欲得人乎而若是焉何哉吳君鳴翰少與予同學其詩篇字畫有晉唐之風其文非近世之所謂時文也予謂空冀北之羣非君耶壬子秋予主試應天殫心竭力於時之才自以無失也揭牓而君名不預於戲永叔之於劉輝子瞻之於李豸去取之間果有非人力所及者其將謂之何哉然君不以是辠予其意曰有法焉非子之過予之所以自觧者亦曰有法焉非予過也而平日所謂知者何如哉君

之才固非久湮於下將必有識者焉揠而拔之而予於此莫知所以為贈也獨自識其愧如此

鋏柯説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公與清初為御史或贈之古印章曰鋏柯公因以自號人皆呼為鋏柯而莫知其義也予蓋知之因為之説

鋏柯者何御史中丞劉公所以自況也曷為以鋏柯自況王者遣將親授之斧御史出巡衣繡持斧斧以斬伐

柯其柄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柯木為之云銕柯者何為其勁也斧以斬伐利莫加焉柯銕為之勁莫加焉利與勁合殆純乎剛者乎公盖於此比德焉君子依乎中庸不為已甚何賢乎剛而取之剛為陽為明為正為果決柔為陰為闇為佞為退縮剛柔雖並用世之柔者比肩剛者不一見也則剛其難乎故獸取於剛也言不剛則囁嚅行不剛則縮朒氣不剛則萎苶亦何以當大任任大事哉故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吾未見剛者

然則公之所以比德者何公葢以風裁自持希古所謂剛者焉故以是贈之也而吾所以贈之者異於是吾所以贈之者何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

王良貴字說

崑山王君用虔名其子曰良貴子為字曰邦譽告之曰今夫舉世之所以汲汲於求貴者何哉貴誠有異焉耳簪纓冠冕飾於首者異也帶裳黼黻飾於躬者異也府寺臺閣其居第異也輿從呵護其儀衛異也怒刑喜賞

其權力異也若夫所謂良貴者則何異哉是故舉世營營唯貴之爭而亦有孰知有良貴者乎乃翁獨以良貴名若所思有匪夷者矣雖然若亦知良貴之有異乎仁義足乎心發乎言語溢於顏面達於肩背手足而聲譽施於人粹如也蔚如也如斯而已其亦有異乎無異乎顧人弗察焉耳有察焉其能以此而易彼乎是所謂以道充為貴也於世所謂貴其將有弗顧已乎而亦有不得辭者孟子曰修天爵則人爵從之

吳奭字嗣盛說

天官少宰吳公名其冢子曰奭字書奭盛也詩曰路車有奭又曰韎韐有奭予因告之曰物莫不期於盛而盛者每難乎其繼雖然亦存乎其人焉世之所謂盛者非禄位勲業之謂乎漢之時有若韋氏平氏俱父子宰相楊氏袁氏桓氏或四世五公或四世世太尉或父子兄弟代為帝師唐蕭氏宋韓氏吕氏皆以相業世其家何其盛且能繼也將必有道乎故曰存乎其人焉少宰以文

章德行重一時可謂戚矣爽温然蘊藉遜志敏學其殆能繼乎予不能無望也昌黎公云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戚弗傳故因其名稱其材重其望字之曰嗣戚

樂全說

王子歸自内閣日消揺乎洞庭之野名山福地無弗登也澄波激湍無弗泳也懸崖怪石無弗題也有進而問者曰子何樂於是與始子之居廊廟也翶翔乎紫微陟

降乎文陛一人毘之百僚師之四海睎之而子慽慽乎其若憂今之歸也窮山荒野木石之與隣麋豕之與侶而子超超焉其若有樂也子何樂於是歟王子曰若欲知吾之樂乎吾之樂吾不能知若又安能知之吾不能自言又安能為若言之雖然試語其概莊周氏之言曰樂全之謂得志所謂全者孰全哉全天乎全人乎全人者有所樂而樂之者也全天者無所樂而樂之者也全人者得則喜失則悲全天者不然貧亦樂富亦樂出亦

樂處亦樂無入而不自得焉無入而不自樂也是故觀於天見日月星辰煙雲風雨霜露之變山嶽之峩江湖之流樂也觀於人見衣冠宮室城池庠序獻酬登降絃誦歌詠樂也觀於物見草木之榮悴開謝鳥獸之鳴嗥魚龍之飛泳樂也然其樂果在是乎簞瓢陋巷顏子之樂也有不在簞瓢陋巷者浴沂舞雩曾子之樂也有不在浴沂舞雩者然則顏曾之樂可得而言乎吾不得而言也非唯吾不得而言雖顏曾亦不得而言也夫是之

謂至樂而豈外物之謂哉故曰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自夫人者以軒冕為樂夫以軒冕為樂則必以軒冕為憂而又何樂乎吾之樂雖未及乎顔曾則非軒冕之謂也又非山水非風月花鳥之謂也曰洋洋焉踽踽焉俯仰乎宇宙之大不知天地之有我我之有身也身之有心也不知果樂歟非樂歟果全歟非全歟問者曰非吾所及知也試問諸顔曾氏

森䵷字說

予妹歸南濠葉元在氏有子甫二歲問名於予予為名曰森何以謂之森也子不見夫種樹者乎其始至也閑以重藩培以沃壤漬以甘泉則其木森然長茂矣予欲爾子之長茂也故名及予乞告復歸自翰林森則頎然玉立且將冠矣問字於予予為字曰君玉何以謂之玉也子不見夫種樹者乎其既盛也鼓之以風雨飽之以霜雪磨之以歳月則挺然剛勁矣吾欲爾子之剛且勁也故字森乎吾願爾以仁培之以禮閑之以詩書漬之

鼓之以聲華飽之以世故磨之以事業厚其積以希其光大其器以充其受則明堂廣厦之構將不能舍子而他求矣

澹菴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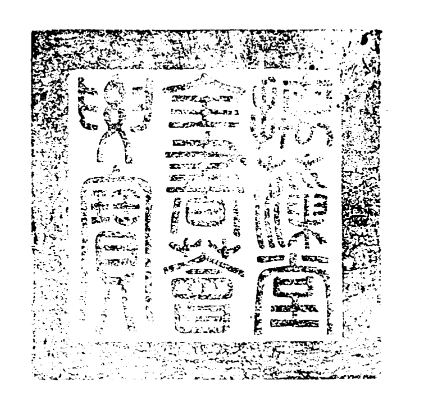
歙之潛川有人焉春秋八十而有童孺之色人異之曰翁其有道者耶翁曰吾野人也何道之有雖然有一焉語云非澹泊無以明志故吾於澹未嘗一日忘焉今吾之壽也亦唯於澹焉得之子亦知人之有心乎心者神

明之舍中不容物而夫人者醲於滋味醲於聲色醲於貨利與名於是乎得也失也是也非也利也害也紛焉自外以入於是乎憂也喜也怒也懼也愛也惡也紛焉由中以出出入為搆日與心鬬而心憧焉悴焉而弗寧夫心猶水也撓之則沸沸則神去汨之則濁濁則明去神明去而身從之吾於是一切澹焉物交於前而不留是故吾視之若無視也聽之若無聽也事之若無事也吾日與物接而吾心湛焉不動不動則清清則明明則

久而不衰是故能壽也吾又何道之有君子曰翁其善

養心者耶故為說而傳之翁汪姓相其名

震澤集卷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蕭肇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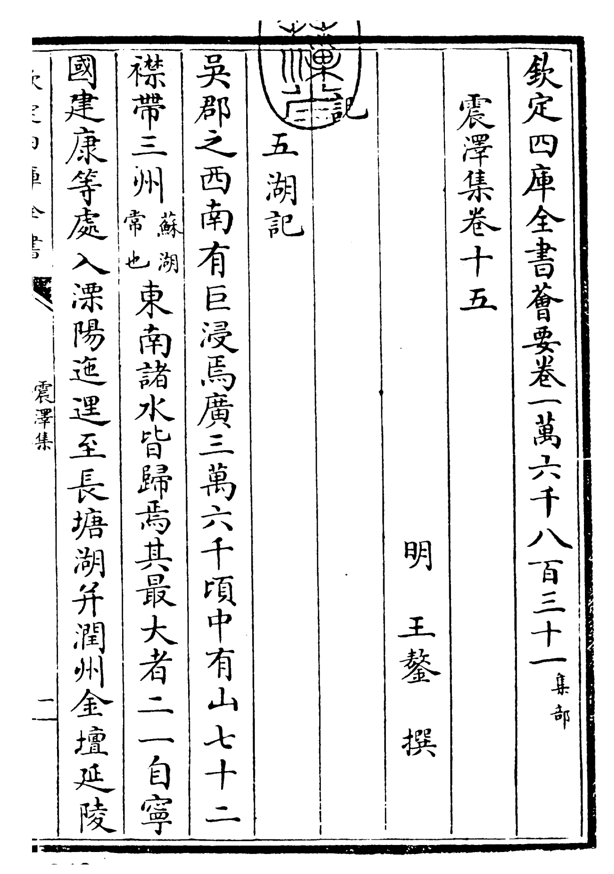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澤集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三十一 集部

震澤集卷十五

明 王鏊 撰

記

五湖記

吳郡之西南有巨浸焉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襟帶三州蘇湖常也東南諸水皆歸焉其最大者二一自寧國建康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湖幷潤州金壇延陵

丹陽諸水會於宜興以入今寧國建康之水不由此矣一自宣歙天目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吳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澤書所謂震澤底定是也一名具區周禮職方揚州之藪曰具區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是也一名笠澤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一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口太史公登姑蘇望五湖是也五湖者張勃吳録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義

興荆溪北通晉陵滆湖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魯望云太湖上禀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然今湖中亦自有五湖曰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莫釐之東周三十餘里曰菱湖其西北周五十里曰莫湖長山之東周五十里曰游湖沿無錫老岸周一百九十里曰貢湖胥山之西南周六十里曰胥湖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夫椒山東曰梅梁湖杜圻之西魚查之東曰金鼎湖林屋之東曰東皐里湖而吴人稱謂則惟曰

太湖云

七十二峰記

太湖之山發自天目邐迤至宜興入太湖融為諸山湖之西北為山十有四馬跡最大又東為山四十有一西洞庭最大又東為山十有七東洞庭最大馬跡兩洞庭望之渺然如世外即之茂林平野閭巷井舍仙宮梵宇星布棊列馬跡之北津里夫椒為大夫差敗越處也西洞庭之東北渡渚黿山横山陰山葉余長沙山為大長

沙之西衡山漫山為大東洞庭之東武山北則餘山西南三山厥山澤山為大北其上亦有居人數百家或數十家馬跡兩洞庭分峙湖中其餘諸山或遠或近若浮若沉隱見出没於波濤之間馬跡之西北有若積錢者曰錢堆稍東曰大夘小夘與錫山若連而斷舟行其中曰獨山有若二皀相向者曰東鴨西鴨中為三峰稍南大隮小隮與夫椒相對而差小為小椒為杜圻范蠡所嘗止也西洞庭之北貢湖中有兩山相近曰大貢小貢

有若五星聚曰五石浮曰茆浮曰思夫山有若兩鳥飛且止者曰南烏北烏其西兩山南北相對而不相見見即有風雷之異曰大雷小雷横山之東曰干山紹山曰曈浮曰東獄西獄世傳吴王於此置男女二獄也其前為粥山云吴王飼囚者也有若琴者曰琴山若杵杵山曰大竹小竹與衡山近若物浮水面可見者曰長浮瀕頭浮殿前浮與鼉山相對而差小者為龜山有二女娟好相對曰謝姑有若立柱巀嶭玉柱稍却金庭其南為

峐山為歷耳中高而旁下者筆格驤首若逝者石蛇有若老人立石公石虵石公石最竒與龜山竈山南北相對曰鼉山旁曰小鼉若螺者青浮二鼉之間若隱若見曰鷩籃東洞庭之南首鋭而末岐者曰箭浮若屋欹者曰王舍浮竽浮又南為白浮澤厥之間有若笠浮水面者曰翦帽有逸於前後追而及之者曰猫鼠有若碑碣横者曰石碑是為七十二然其最大而名者兩洞庭也

登莫釐峰記

兩洞庭分峙太湖中其峰之最高者西曰縹緲東曰莫釐皆斗起層波矗逼霄漢可望而不可即成化戊戌予歸自翰林文吳縣天爵過予於山中相與窮溪山之勝行至法海仰見異峰寺僧進曰是所謂莫釐者也文振衣以升衆皆繼之或後或先或喘或顛至乎絶頂而休焉天若為之寛地若為之闢西望吳興渺瀰一白有若雲焉隱見天末或曰下山也北望姑蘇横金一帶人家歷歷可數有浮屠亭亭曰靈巖上方也東望吳江雲水

明麗帆影出没若有若無盖七十二峰之麗三萬六千頃之竒皆一覽而在曰大哉觀乎相與席地行觴踞石賦詩久之暝色四合微月破林湖光頫洞崖壑黯黮迺相與循舊路而歸焉語有之不登高山者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溪不知地之厚也莫釐猶爾況所謂泰岱恒華者哉予以是知學之無窮也故記之

靜觀樓記

太湖之山七十二其最大者兩洞庭兩洞庭分峙湖心

望之渺渺忽忽與波升降若道家所謂方壺員嶠者湖山之勝於是為最樓在山之下湖之上又盡得湖山之勝焉山自莫釐起伏邐迤有若巨象奔逸驤首還顧遂分為二一轉而南為寒山鬱然深秀樓枕其㘭一轉而北復起雙峰亭亭如蓋末如長虵夭矯蜿蜒西逝西洞庭偃然如屏障列其前湖中諸山或遠或近出没於波濤之間烟霏開合頃刻萬狀登斯樓也亦可謂天下之奇矣自昔臨觀之美莫若滕王閣岳陽樓以彭蠡岳陽

之廣也然二湖所見廬山五阜而已君山一峰而已若夫三萬六千頃之波濤七十二峰之蒼翠有若是之勝者乎有若是樓之兼得者乎語有之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吾雖未及乎仁知而於山水則若有宿契焉心誠樂之而患其難值也迺於是樓焉得之又幸其不界於通都要津適值予故土予得專而有之豈天設地造特以為拙者之適靜中之觀乎故名其樓曰靜觀而為之記

黄公山釣臺記

弘治壬子嘉魚李世卿考室乎黄山之陰廣東陳白沙
先生題之曰黄公山釣臺有詣世卿而問焉曰何哉君
所釣者果在魚乎昔太公釣而得文王子陵釣而得光
武子之釣豈類是乎世卿曰吾所釣者非緡非竿非鮪
非鱣終日釣焉無所釣也是吾之釣也餌且不設而何
有於魚魚且不存而何有於名與利於是其伯氏茂卿
方為大理寺副曰盍歸乎吾將釣乎黄公之山遂解官
去天下之士聞而高之頃年白沙以德義文學聳動海

內天子虛已召焉至則授以侍從中外動色以觀其所為而白沙終去不顧世卿徒步萬里往從之游不復肯舉進士茂卿舉進士官大理甫三歲竟去豈白沙之門則必以不仕為高乎賢者出處固非世俗之所能知哉予又安能言之予獨患世之紛紛奔利死名莫知還返而夫人獨超然物外揚子云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賈子云鳳縹縹而高逝焉夫固自引而遠去於戲吾安得從斯人者游乎姑為記於臺上

黄陵岡水神祠記

中國之水河最大其汎濫潰溢所至郊隧園田宫亭民舍盡為洪流所去則洪流復為平陸若有神焉司之故諺謂之神水漢人亦云江河之決皆天事非由人力昔禹治水不成過衡山夢滄水使者授金簡玉字之書過會稽夢人衣玄纁告以石函之文其事頗不經然書云天迺錫禹洪範九疇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蓋聖人之誠上通於天天乃祐之其動乎思慮發乎夢寐固若有相

之者歟其亦有神為之邪而可謂之誣哉弘治二年河決張秋漕道幾壞華容劉公大夏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命往治之公往來兖豫閒相厥源委謂黄陵岡為張秋上流而滎澤之孫家渡又為黄陵岡上流乃檄張僉事鼐朱叅政瑄發卒治之時張秋再決水勢稽天上下皇皇莫知所出公方有事黄陵岡夜夢婦人冠珮默坐跣其一足明日語諸屬鼐曰水神見像役其成矣公曰果然者當立廟以祀已而上命御馬監太監李興平

江伯陳銳同來莅事興治張秋銳治黄陵岡大夏治孫家渡鼐與都指揮僉事劉勝治荆隆口俱以八年正月始事上畚下勵浹旬諸口悉合河復故道漕運無虞上下晏然河平之月日有詔建祠於安平鎮祀龍王於黄陵岡而鼐等復以水神見像報不可忘乃復以餘財建祠若干楹肖夢中之像以祀以答神休以卒公志而來請記予以諸君朞月之間成此偉功國家大得天人之助有不可誣者故撰次其槩使歸鑱諸石

吏部驗封司題名記

國家政務分理之任為部有六曰吏曰户曰禮曰兵曰刑曰工吏部分理之任為司有四曰文選曰驗封曰稽勲曰考功驗封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一人其所專理一曰王府將軍郡主駙馬儀賔之誥二曰番僧國師禪師之誥三曰内外文職褒封之等四曰公侯伯贈官之等五曰兩京堂上贈官之等六曰散官給授之等七曰土官承襲之等八曰掾史出身之等國初莅是職

者凡若干人永樂後遷都於兹則南北並設居是職者又若干人姓名雖在日遠日湮於是山東劉君約為郎中始謀刻之石而請予記葢國朝以周六典建官而亦或因秦漢之舊秦有三署郎以其侍衛居中故曰郎中漢選三署郎初入尚書臺者稱郎中宋百官階次有員外郎隋開皇六年尚書二十四司各置員外郎謂曹郎本員之外復置郎也漢光禄勲有南北廬主事後魏諸曹各量事置掌故主事隋初諸臺並置主事令史然吏

部郎於時選特妙其諸曹郎功高者始遷焉則其重也久矣夫司之有碑所以載姓名紀事實崇往哲聳後觀而官之顛末沿革亦所當知也故具列焉若夫賢否勸懲法戒之意則覽者當自得之

保義堂記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葢殿大學士徐公置義田於陽羨之郊以贍徐宗祭有祠學有塾喪葬婚嫁有仰公喟然言曰於乎遠哉唯予宗日滋勢日以遡末之

克合唯先府君實始有慕於范文正公不肖孤奉以周旋四十餘年遭際聖明致位臺閣遂濟登兹唯皇恩之隆先志之懿何敢忘焉然吾聞難合而易離者人難成而易敗者事吾創之吾安能保之後之人不有隳吾約者乎於是言於上闕約部曹籍數郡邑使鄰無敢侵族無敢訟主者無吝出分者無過取曰庶保吾義於無窮故名其堂曰保義命鏊記之以示後公之慮則周矣遠矣然法者其以治愚乎不肖乎若公之後其必多賢乎

而何待於法哉其亦告之以義焉耳夫田以義名豈獨贍其口體固將教之以義也今夫世之人自一命之爵百金之産則必欲其子孫世守之曰前人之貽也至於義不思所以保之保之何如亦唯心公之心焉耳公之心吾能言之文正之言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踈然吾祖宗視之則無親踈也公之心文正之心乎使傳之一世二世亦然曰均吾徐氏也十世百世亦然曰均吾徐氏也如是雖傳至無窮其可乎而安有親與

疎親疎且無侵與訟安從生是足以保兹義於無窮矣公曰然遂刻之壁睎後昆其有勸也

貴州鎮守公署記

弘治戊午冬十月貴州鎮守公署成初署直子城之西南隅負山瀕河河流湍激奔注屢築而圮既費且勞歲丙辰某來鎮兹土始至庭除湫隘垣頹級夷則為嗟曰凡吾之來以安人也身之不容人於何有爰覽境内得隙地曰東園剗阜為夷端景相方或因或創經營未幾

顯構嶷然前為鎮邊之廳以出令也中為萬年之閣以祝釐也後為退食之堂以即安也馮高據顯山川獻妍體勢嚴嚴頓改舊觀而人莫知費之所出予惟貴州古荒服入國朝置同藩臬壤交夷夏戶錯軍氓涖茲土者率以其民荒遠肆為誅求莫知紀極名曰鎮之其實撓之名曰撫之其實殘之故每每大亂則豈獨其民之罪哉其乃能以家貲佽公役遂去卑即高去圮即安推是志也以從諸政民其有弗靖者乎故碑之以規來者

安隱記

其跡仕也其心仕也安仕者也其跡隱也其心隱也安隱者也一斯專專斯樂樂斯安安斯久久斯不變有人焉居廟堂而有江湖之志棲山林而有魏闕之思是其能安乎能久且不變乎否也伯氏警之抱淳履素不樂進取自稱安隱居士伯氏之言曰古之人胡為而有隱哉古之人抱負所有不屑自試或欲自試而時不我以或時見用而獨於幾微有不合焉知時之不可為也而

去之其下則飾竒眩俗身退志進是故有所負焉則隱有所不合焉則隱有所希焉則隱若是者髙矣竒矣其亦有不足於心者乎而吾舉無焉太湖之濆洞庭之麓有田數畮吾肆力而耕於是鑿其中以為池疏其傍以為隄除其髙以為園園吾藝之橘池吾畜之魚隄吾種之梅竹花柳吾誠於是安焉樂焉以終吾身吾於世非有負也非有所希也非有所不合也譬吾之於隱也若魚之在水不知其為水鳥之在山林而忘其為山林也

子以為何如鏊曰兄之志高矣美矣弟又安能移之顧弟涉世久思一息肩焉而未得他日將從兄而隱兄其許之乎

吴縣學射圃記

鄺侯璠治吴之三年聿新學宫闢隘抗卑直回正衺門堂庭廡煥改舊觀而射圃仍在學之西偏湫隘偪仄下無以周步武上無以崇揖讓侯甚病之一日謁文廟顧瞻其東厥有町疃問之曰某氏之棄地也倍直償焉爰

始經營有操書致者曰吾長洲之氓某也而有地焉鄰
吳學宮敢因下執事獻諸歸之直不受於是得地衡五
十弓縱百步乃始作亭曰觀射賔主有階抗侯設豐洗
水籚縣莫不有所於是學諭李仁等來請記其事學之
有射圃非曰不忘武備也蓋亦學焉而其禮廢久矣其
儀雖具於儀禮顧未有舉行之者往時天台陳公選以
御史董學政於吳始命兩生習之大江之西得其儀以
還俾諸生歲時肄之鏊于是實備衆耦之末預觀周旋

揖讓之盛于于翼翼似勞也而甚適也似迂也而甚莊也問學之餘於是游焉息焉揖讓焉獨非學乎即有敖慢怠惰之氣奚自入焉盖非唯可以觀德也又可以養德焉故曰仁者如射又曰射有似乎君子今陳公去吳久鍪亦竊官於朝且三十年不知吳下諸校其射儀尚猶昔乎抑不能無異於昔者邪是亦人才風化之所由升降也故因射圃之成為記於石而因以諗之

昭恩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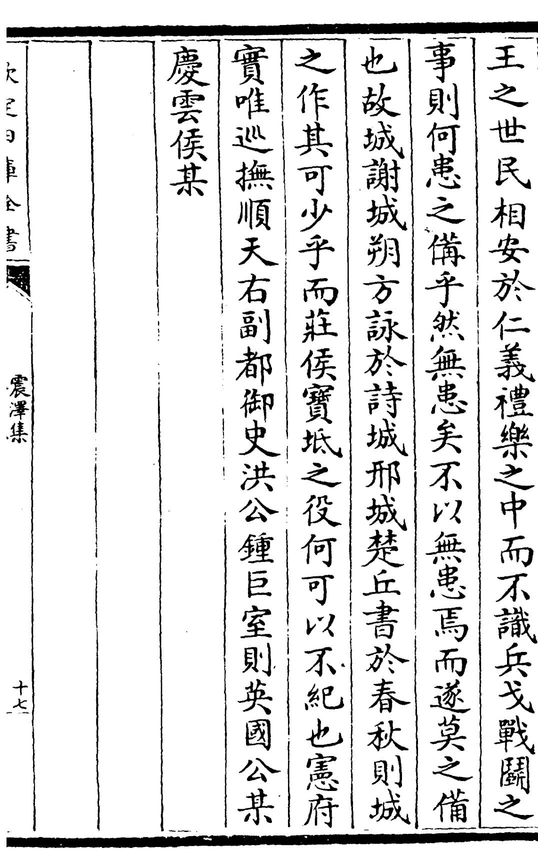
監察御史王君鼎涖官之三年有制父佐如子官母高贈孺人君乃作堂於閩山之陽曰昭恩請予記其事以示後予唯憲臣朝廷之耳目朝廷之重之也不唯其順唯其咈憲臣之許國也不於其小於其大褒封之典非其受之難也受而無愧是為難矣若君其可謂無愧也何以知其無愧也往者大臣有以罪罷復媚竈媒進者物議譁然謂邪正之所由進退國家之所由安危而無敢當先論列者獨君奮然草疏數千言率同列上之其

命遂寢君子謂是舉也國是揺而復定直道屈而復信君之功居多然中外猶有為君危者及讀制詞乃知皇上之受盡言君之善進諫何其盛也君臣之難也直如朱雲不能去一張禹得君如陸贄不能沮一裴延齡故鼇有歎於今日之盛夫有施於下當其才之謂恩不然則濫有受於上稱其情之謂榮不然則倖若君之舉其足以昭恩命矣乎是所謂於其大者也是為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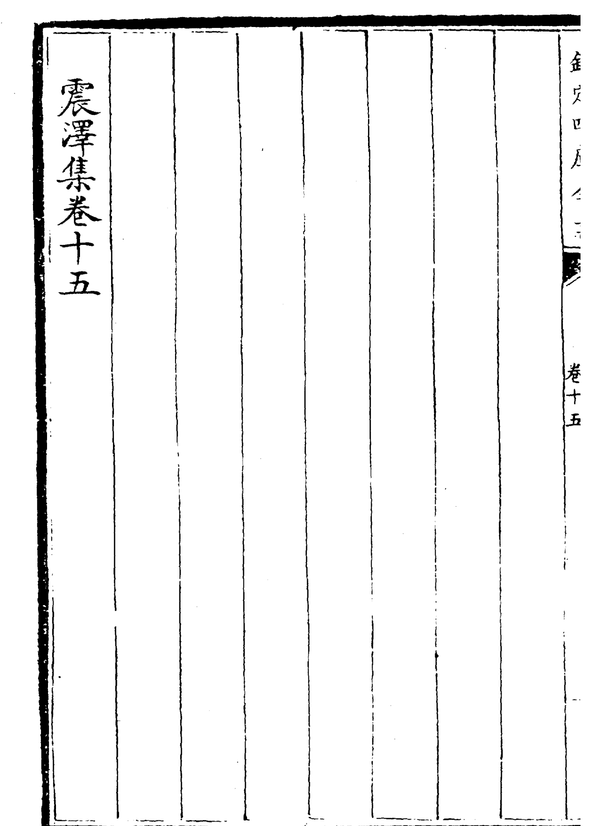
寳坻縣新城記

唯寶坻作固京畿控遏虜衝縣故有城歲久而圮雉堞就虺盜賊無禁弘治戊午武進莊侯穓以進士來知是邑間行故壘喟曰殆非所以戒不虞示偉觀也於是始謀重作之詢於邑人邑人僉同上於憲府憲府以俞侯乃相方視址程材蒇工又勸民納粟冠帶得材若干既而巨室之寓是邑者咸願輸其財僚佐亦各分地受功採石於山陶甓於野法嚴令一衆手競勸經始於弘治庚申之四月迄辛酉夏孟而城立矣城之周若干里池

繞之而環貫乎城中城之門四門之上為樓四隅為角樓作石堰於水以節流作浮梁於河以利涉城高而堅池廣而深闔闢以時宵柝無警居者樂保其家行者樂出其途於是邑之父老欣欣相告曰吾坻無所保障民卧不帖席者凡幾世矣前宰是邑者固亦屢嘗謀為之而績用弗成今賴我侯一旦睹其成而不預其勞功在吾人其何可忘於是相率來京請予文其事於碑予謂城之設以備患也然患而備不若無患而備之愈也先



王之世民相安於仁義禮樂之中而不識兵戈戰鬬之
事則何患之備乎然無患矣不以無患焉而遂莫之備
也故城謝城朔方詠於詩城邢城楚丘書於春秋則城
之作其可少乎而莊侯寶坻之役何可以不紀也憲府
實唯巡撫順天右副都御史洪公鍾巨室則英國公某
慶雲侯某



震澤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三十二 集部

震澤集卷十六

明 王鏊 撰

記

亳州營建記

亳故湯都今城東北一里而近有湯陵三十里而遥為桑林之野桐宫穀熟往往而在其地春秋時為譙邑秦漢而降或為縣為州為郡為軍為國國初復為縣隷河

南之歸德洪武六年改隸鳳陽之潁州迄今百三十餘年矣境大貨穰將强卒武非尊官無以鎮之弘治丁巳巡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當塗李公以聞詔陞亳為州時東魯王侯沂實來知州事始至喟曰兹維殷故都明詔所陞進而規橅庳陋弗飾其何以稱乃鳩工聚材以興壞起廢為任先事學宫重新大成殿飾孔子及諸賢像建明倫堂闢射圃繕黌舍已乃築郡厲壇于城之北社稷壇于城之西風雲雷雨壇于城之南又作城隍廟

東西二十四司又以分司不足以貯使節乃建總司于分司之東府館于州治之左又作預備倉若干連官廳公廨各一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予乃改作州治前堂後寢左庫右廳東西吏舍又作二庫樓重門固鐍用戒不虞經始丁巳之冬迄辛酉而落成焉斆學有次享獻有所賔至有歸食有高廩貨有深藏聽斷承委各有寧宇其所建又皆高廣壯麗入其境巍然煥然毫非舊日之毫矣其用人之力木石瓦甓之費至百千萬役亦大矣

而治之有法故財雖費莫知所從出行之有漸故力雖勤莫知其勞也侯於是可謂有功矣昔者孔子善子路治蒲而孟子譏子産不知為政則邦之改作亦有不得已者乎得已而不已者侈不得已而已者怠怠非也侈非也若侯之作其宜乎可謂知為政者也於是州之人來求予文刻之石著侯之功使來世尚有考也

吴縣修和豐倉記

近世為政者率重改作雖然政有隳壞將坐視其墜乎

有垢弊將坐視其弊乎固有所不能也不能則將起其墜理其弊改其舊而新是圖圖之道有二一曰因天二曰因人因天莫善乎循其跡因人莫善乎順其心今天下財賦大半出於東南蘇郡居十之七八吳為縣居郡之二三焉其歲貢京師者為石至八萬四百留縣者一萬六百轉輸淮揚鳳及兊軍者又三萬九千三百夏税三千四百有竒又有所謂加耗者不在是數而皆於和豐馬是儲倉廒於正統巳巳廵撫周文襄公之為也迄

今盖五十六年矣弘治壬戌遼陽孫侯伯堅來知縣事政治敷宣奸宄屏息侯憫吴民之憊也顧未嘗有所興作甲子二月和豐之月字厫災民未遽怪也三月張字厫又災五月視事之堂又災人情大駭侯獨晏然曰吾知之天其欲吾之重新焉耳乃命撤汚扶傾鳩工庀材二厫重新堂寢具完非侈非陋經始於五月日至十月日偫功焉非所謂因天而循其跡者乎問材焉取不戒是懲問工焉出不毛是罰非所謂因人而順其心者乎

因天之跡則民不怨因民之心則役不勞孫侯可謂善為政也於是吳民相率求予記其成以彰侯之美葢是堂之作有三民財之歛也於斯其散也於斯其訟之聽也於斯歛之貴乎無徒取其贏也散之貴周無徒取其嗇也聽之貴公且明無徒取其速也是政之大者也吾故為記之壁以規於來者

思忍堂記

大凡物衆相聚則心不能皆同不同則不能無私私則

戾戾則忿忿則爭爭則渙然而散故前世之累世同居者亦以為異若宋江州陳氏近世浦江鄭氏而張公藝氏最著歙方氏遠有承緒有儲仙翁者顯於漢玄英先生以詩鳴唐宋有諱豐者始遷婺源以輔之大父諱功復兄弟四人奉母撫孤一門敦睦至以輔又欲自三世四世傳之百世而恐子孫之不能同也大書忍字於堂使子孫睹而思之蓋取諸公藝之言凡人之忿爭起於相責望責望起於是已而非人已果是也人果非也忍

之斯已使兄弟之間有所責望思之曰如吾先人何則相與忍之娣姒之間有所責望思之曰如乃先人何亦相與忍之推之尊卑長幼皆然則心一一則無忿無忿則爭安從生故曰必有忍乃其有濟小不忍則亂大謀雖然家之有忍以有忿且爭也無忿無爭則何事於忍古之君子化行於家家庭之間雍如也敦睦之效木有連理者矣猫有相乳者矣犬有一牢食者矣况人乎哉如是則亦何事於忍是故心之同而無所事忍上也有

所忿而能忍之次也有所忿而不能忍斯下矣方氏子孫尚以是思之

興福寺山居記

浮圖氏之道有合乎吾儒之所謂靜何也達摩西來傳佛語心心或撓焉則安得而寂或淆焉則安得而清或翳焉則安得而明是故亦有資乎靜也靜斯定矣慧矣然後惟其所之靜亦靜也動亦靜也洞庭有湖山之勝而恒患於偪獨所謂俞塢者窈然而深坦然而夷長松

攬天嘉花異果紛峙羅列而興福寺又據其勝占其幽勤上人又擇其巉絶之處作山居焉旦莫焚修終年蔬食年且九十而顔如少壯者非有得于靜邪若吾人之所治者何靜而安而慮而得其素講也顧優優焉日馳乎外非名而利有若勤之靜且專乎是不能無媿於彼也然吾有問焉勤之靜也惺惺然專一之中其有所主乎其無所主乎有所主則倚無所主則蕩則所謂靜而安者其亦難乎故因其居之成為記諸壁而因以問之

高真堂記

東洞庭之陰有峰端正娟秀曰嵩夏嵩之麓呀然下飲太湖如鳥之張喙曰梁家瀨前為太湖其襟抱戲䟎浪石闘齧自宋時則有高真堂以鎮其衝元季兵燬光怪時見行者相戒莫敢出於其途成化間里人上其事於縣作祠肖玄武像以鎮之於是光怪滅息人和歲豐相率請予記其事謹按文耀鉤云北宫黒帝其精玄武北方之神也真誥則云昔軒轅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陽

德號顓頊伏萬靈以信順監衆神以導物役御百氣召致雷電此所謂玄帝也莊周云顓頊得之以處玄宫而道家之說謂有人焉産於淨樂之國來居武當道成飛昇然亦武靈玄老始炁之化復位坎宫變化威靈固宜祇事或謂方今太嶽太和朝廷崇飭琳宫寳殿照耀海宇顧兹塊焉神其饗之乎予以為神之在天其次為奎婁其威為雷霆雲車風馬陟降于天大而大安焉琳宫寳殿不為侈小而小安焉土階采椽不為陋又何擇於

高卑之間乎且山人皈依誠敬萃焉吾安知神之不昭荅肹蠁依遲而不去也故爲記之使鑱之石

濟寧州工部分司題名記

正德四年春工部都水主事王君仲錫受命分司濟寧考圖相方修舉㢈政漕道無阻人用嘉悅乃裒前任氏名鑱之石以示永久鑿爲紀其成績其詞曰維濟州據齊魯之交當南北兩京道里之中受泗沂洸汶諸水分流南北其地陡峻勢若建瓴厥流湍激易涸漕行孔艱

前元疏鑿百方僅濟旋塞我國家定都幽薊歲漕東南以給都下於是謀夫獻畫丁壯用命改築河流避危趨易又疏諸泉以壯其源增諸堰以節其流漕道斯通公私利之葢百三十年于兹然每當春夏旱熯為虐河流如帶漕艘鱗次待濟者千萬又況中外臣工朝正獻新商貨番琛四面駢集爭先覘便敓攘㗖噂欲疾而遲欲通而窒惟分司得人疏濬有法則旱乾為水溢啟閉有程則闘爭為退讓舳艫千里魚貫而至後不敢先先不

敢亂則維仲錫無忝斯任河流湯湯千艘萬檣武夫洸洸不譁不爭粤惟都水君之令皇都翼翼京庾維億陳陳其積既安既足是維都水君之績仲錫曰前人之功其何可泯用鑱諸石以無忘其始

醒酣亭記

横山在西洞庭之西望之甚小而峰巒秀潤亭臺高下里巷相錯雞犬鳴吠殆物外之竒境也予自内閣乞歸有山人邀予至其境觴予于湖心亭上是日秋高風静

而濤聲自湧自東望之千山在其南紹山在其北亭山宛然如盖適當其中餘若陰長葉餘諸山出没晻靄殆不可狀予素不能食酒是日飲至十觴亦不醉因扁其亭曰醒酣是歳正德四年也

吴興閔氏重修先塋記

前人有作慎而承之為孝玩而隳之為怠且荒世所知也況夫生而營焉心力之所萃死而安焉體魄之所藏乎其尤重也正德丁卯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

尚書閔公致仕歸吳興瞻拜先塋喟焉興歎既而來言於鏊曰惟吾始祖將仕府君自汴扈宋來歸吳興遂於晟溪家焉凡十有一世矣元延祐至治間歸安教諭府君實始墳於兹享祀有堂合族有室延賔有館供祀有田中為神祠外為僧舍下至寢庫庖湢罔不備具所以覆芘我後人者至矣元季兵興塋乃毀焉國朝正統間先中和府君治之始復於舊世遠支分樵牧無禁塋又毀焉不肖孫蒙先人之休克有禄位歷事四朝封及三

世階一品位八座恩光下賁侈矣而丘隴不治予用是懼早夜孜孜乃鳩工庀材完舊益新越二年始克有成緒祀先合族既復其初繚以周垣嚴以重門華表碑碣石獸翁仲咸如令式雖然前人之作不能不廢於今今之作又安知不廢於後乎惟執事為記於碑詔我後人俾勿壞予乃復於公曰凡物無常惟德無毀故為久遠慮者莫若培之以德惟閔之先世有令德遂濟登茲前人之所貽遠矣惟公厚德高標蔚為名臣作鎮南荒洞

獠率服持法西臺㢘獄克慎蘇公之長王國公殆有焉公之所以培於後者深矣遠矣先墓所在過者必式況公後人其獨忘諸乎公又何慮焉其必能繼繼承承嗣公之志而無怠也用是碑諸隧以告墓在吴興城東北之勑字圍

東丘會老記

凡歸於鄉者歲時有會所以敦契誼崇齒德暢湮鬱而示鄉人以禮也示鄉人以禮者所以接之於道作敬讓

而遠於鬬辨也其猶古鄉飲之遺乎自鄉飲酒之禮廢而後有香山之會洛陽之會睢陽之會以為希濶之舉而侈談焉斯亦會之近古者也正德已巳宜興之仕而歸者十一人城東有周孝侯祠祠有崇丘茂林深池廣陂可以遊而樂也前山東副使邵君用之始經營之面丘作堂堂之後有閣閣之西有樓以為燕饗之所良辰美景諸老咸萃坐不序爵尚年也品物有數而不及豐尚儉也爵行無筭而不過醉尚敬也主不勸賔不辭尚

真率也獻酬既備奕者釣者吟者登高者各適其適而無禁焉予過宜興覽而歎曰鄉飲之禮古也香山諸會之後繼者無聞焉豈非難哉今夫一鄉之中登仕版者幾人仕而保終吉以歸者幾人歸而康且同志合義者又幾人故曰難諸老生同鄉仕同朝歸同榮又同志也於古人之所難得者其咸得之矣況夫尊讓潔敬而接鄉人於道斯君子之所重也非特燕游之樂而已予故為記之十一人者為某某咸繪像於壁使後之人得企

而瞻焉

東望樓記

人情隨所處而異處其曠則坦然以夷處其高則迥然以爽處其深則閴然以幽弘治壬戌吾弟秉之始去洞庭築室乎太湖之堧其西南湖波渺瀰雲帆掩映其東北平田際天禾黍被野望之不見其端可謂曠矣靜矣乃獨闕其高予曰是宜為樓焉以瞰乎遠據乎勝弟曰諾召工相方不浹旬而樓成他日謁予登之怳焉若飄

騰以超乎埃壒遠山偕來顯設天際北望則橫山靈巖若奔雲停霧西望則穹窿長沙隱現出没若與波升降東望則洞庭一峰秀整娟靜松楸鬱鬱若可掇而有也或郊原霽雨草樹有暉或墟落斜陽烟雲變態於是弟勸兄酬舉酒相屬曰樂哉游乎是樓於勝無所不領於望無所不宜而獨曰東望者惓惓故土水木本源之義也其詩曰朝望兮東山夕望兮東山東山宛其在目兮欲濟而艱莫釐崔嵬兮西金晻靄我家何在兮限湖波

之如帶鬱鬱松楸瞻企斯勤朝往莫來曾不如彼白雲

雲升于天水返于壑我行四方不日其復

慈湖書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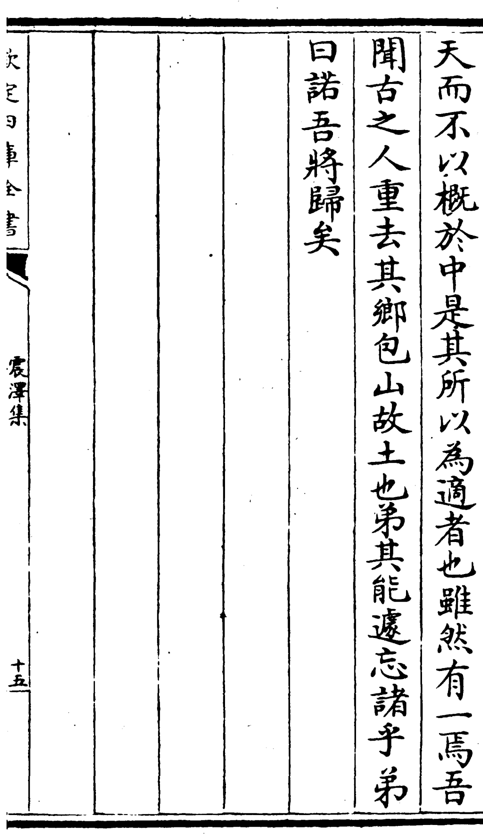
有自浙東來者曰走也作室於慈溪之慈湖湖先正楊文元公之遺也吾居濵焉吸清漱芳挹其高風餘韻於斯道庶有聞乎唯執事記之以朂其成吾聞之也慈湖之學蓋出陸子靜氏子靜之學與朱子異而當時號稱簡要越人為其學者尤衆至列屋澄坐内觀吾不知其

所觀者果何事哉子靜之言曰心之神明是謂聖故其教人必求諸心抑子靜之所謂内觀與朱子之所謂涵養異乎不異乎今朱子之學海内宗之子靜之學殆絶矣世無復知者顧其頴脱超詣有非言之可傳而遂泯然無傳焉可不惜乎慈湖初見子靜謂於言下有悟瀲然清明應用無方其感動悟入如此今越中豈無傳其學者乎子歸而求之予也願預聞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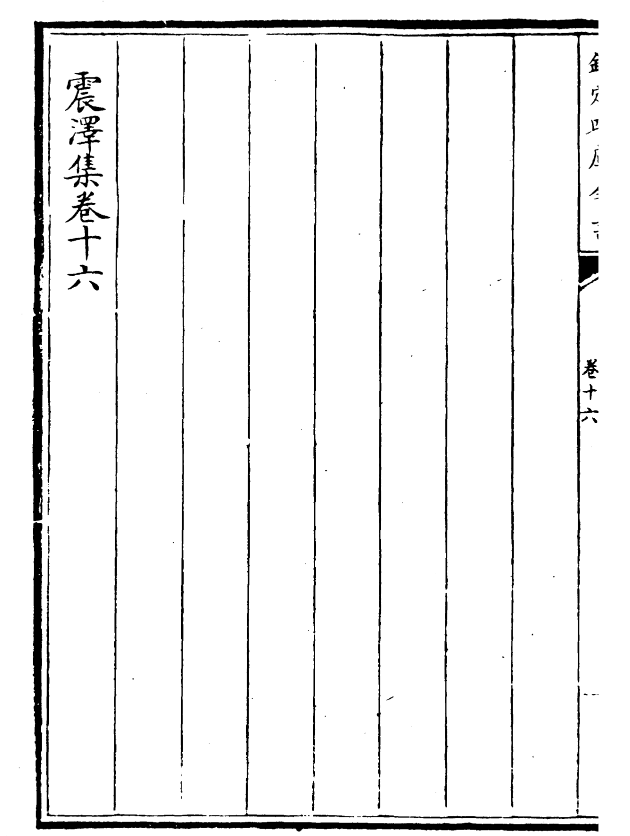
且適園記

太湖之東有閒田焉南望包山數里而近北望吳城百里而遥吾弟秉之行得之喜曰吾其憩於是乎包山信美矣有風濤之恐吳城信美矣有市廛之喧兹土也得道里之中適喧靜之宜其田美而羨其俗淳而和吾其憩於是乎迺搆屋買田且耕且讀既又闢其後為園雜蒔花木以為觀游之所橘洞庭所宜也作亭曰楚頌作軒臨田曰觀稼作亭瞰池曰觀魚餘若格筆峰浣花泉理絲臺歸帆涇菱港蔬畦柏亭桂屏蓮池竹徑㮈崻彙

列又作樓曰東望示不忘本源也予往來必憩焉與吾弟觀游而樂之因名其園曰且適予於世無所好獨觀山水園林花竹魚鳥予樂也昔官京師作園焉曰小適今自内閣告歸又作園焉曰真適蓋至是始足吾好焉耳若吾弟則豈真適乎是哉其亦暫寓乎此者也吾弟少與予相從學相若也行相若也所負所養相若也而顯晦不同然予弟不懟不變不沮曰天其果遂窮予乎予且適于斯以竢之無戚戚者天其或有時而達予乎



予且適於斯以竢之無汲汲者窮達進退遲速一委諸天而不以概於中是其所以為適者也雖然有一焉吾聞古之人重去其鄉包山故土也弟其能遽忘諸乎弟曰諾吾將歸矣


震澤集卷十六

震澤集卷十七

明 王鏊 撰

記

天趣園記

延平多佳山水而蕭君九成之園特占其勝九成之言曰凡觀游勝概以人力為之則費且勞因其故焉則省且佚吾之有是園也吾無作焉其景有十皆因其故為

之園東抵高山山之麓青壁數仞蒼翠巉絶有巖巖之氣象是為石壁石壁之下巨石坡陀平衍可坐數人曰盤石泉出山下自南流入旱澇不見盈涸曰源泉源泉濊濊西北詰屈流導為流觴曰曲水曲水流數十步瀦以大池廣可數畝曰方池水自池下流日夜不息作碓其傍其機自動不煩人力曰水碓水抵北復南折為大溪有石臨之曰釣磯石壁之左有窟如屋相傳昔人煉丹於此曰丹穴曲水分支西流有軒瞰其上曰漱清緣溪作

亭溪外諸山隱隱可見曰仰高山之松竹杉桂四時蒼翠欝然名花彙列怪石駢峙皆可以供游觀者他日吾将老焉其言如此予以為今之事游觀者絶磵谿隮丘壠披灌莽疲極人力甚者如李衛公平泉之為其亦勞且費矣然求如兹園之天趣不可得也語云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九成之為園如此則其為政于吳江可知也已無亦因其俗以成其治乎予乃為記于壁庶後之人觀其園以考其政也

通州重建狼山廟門記

狼山之顛有廟焉以祀泗州大聖而今始新之曷為新之報功也自頃奸臣擅朝盜賊紛然起北方所過屠掠流血成川城市為墟久之上迺改命都御史陸完彭澤節制山東河南諸軍且調沿邊健卒屢與賊戰賊始北犇潰賊酋劉七尤號桀黠俄南犯鎮江江陰已迺棲狼山狼山當海之衝江之委賊假息茲山志窺吳會於時東南騷動人莫自保一日賊忽泝江而去去未幾又敵

江而下上下倐忽莫敢攖其鋒都御史完純將士自山東奄至澤與咸寧伯仇鉞都督時源繼至分據江口賊懼復保狼山忽海風大作賊舟糜碎完密遣總兵劉暉郤永星行襲之賊據廟門矢下如雨官軍不能入因縱火焚廟門久之不然暉默禱如破賊當葺廟如舊火適隨熾賊惶駭四竄官軍乘勢追斬賊衆殲焉東南大安議者謂王師之捷雖將士出竒賈勇非颶風助順回祿效靈則賊未易殄滅東南蓋岌岌矣今城市村墟鬱然

無虞父子室家安然相保果誰之功乎揵[捷]開完等及將士皆進爵有差而暉永念神之功不可忘迺捐賜金改作廟門經始正德壬申十月癸酉三月告成求紀其事於碑以彰神異大聖之名莫知所始聞之内典則觀音大士之化身也屢顯異蹟若降龜山之魔卻少林之兵退宣和汴京之水世多侈談而儒者無傳焉今兹復擁護王師保障東南福祉在人耿耿不誣揆之祀典非所謂興雲雨捍大災禦大患者乎固宜世世廟食兹土以

保乂我民於無疆也銘曰

維海有門大江自入江海之交有山屼立大聖廟茲窣堵其嶷鎮遏鯨波龍宮蜃窟辛未之春爰有大憝剽焚北方僵屍横被天兵其來則維斯兖南保茲山陰覬吳會維神祐民維天猒盜實作大風乾旋坤掉欝攸從之盜始大駭我師奮揚賊遂奔敗赤壁之戰烈風其靈淮肥之捷草木為兵愍彼齊魯冀河南北全吳萬家晏然誰德誰護誰安維神之功翼翼廟門舊觀斯弘以薦黍

稷永永無射

堯峯山佛殿記

吳横山之西南有峯名堯莫知其所始或曰堯時民於此避水也蘇子美詩西南登堯峯俗云堯所基洪水不能没上有萬衆樓唐末慧禪師者始建精舍曰免水院宋改曰壽聖寺有寳雲禪師繼居之會學去來恒數百人元涉國初久弟不治弘治初有雲谷禪師諱莅始謀居之與其徒文通披蓁剔薈支傾葺頽歲餘人漸知之雲谷軌行峻特通亦戒律清修

遠近叅謁者日衆始相與立山門繚以石垣觀音龍王之殿寶雲碧玉之沼東齋西隱以次修復而大雄殿費鉅未遽議也久之雲谷示寂通矣卒先志乞諸檀越一時鉅公名士亦多禮焉於是富者施財貧者施力豫章瓴甓無脛而自至不召而雲集大雄之殿倏還舊觀矣初予自内閣告歸間一造焉峭壁梯空側足而上及至其顛曠然平夷林壑巖洞之縈紆池沼泉石之麗秀卻而望之太湖萬頃浩蕩在前而吳興雲間諸峯亦隱隱

可見信地之高且勝者也則洪荒之世民聚居以免懷襄之患亦或然歟地雖勝而其蕪也久得人焉居之則蕪者治頽者起事之興廢其不在人乎今天下之事廢而不舉者亦多矣彼獨何修有若易易然者乎予誠嘉焉爲記其事嵌諸壁

吴江城記

大盜南窺三吴騷動鯨奔狶突人莫自保而城居者獨晏然恃以無恐時蘇之屬縣無城者四崑山嘉定常熟

吳江初以巡撫移文皆欲築城爲保障而凋弊之餘公私罄懸相視莫敢發吳江尹蕭君九成獨曰吾其試爲之吳江故有城始自吳越王錢鏐而拓於張士誠國朝承平百五十年民不見兵革城日就圮君召匠計之費以萬計君曰吾其試行之時城之西北殘堞頹壠尚存十之一二而東南已爲民廬君諭之一旦遷去君且行且度丈絜尋計手摩心畫卑高廣狹各有度程已而裁減均徭節省冗費勸獎巨室共得六千餘金曰是亦足矣

迺量田賦民量民賦役民各受分僝則歸之圯則坐之於是民競勸無敢怠工必堅無敢窳始事於正徳癸酉二月至九月壬午而城成矣城周五里有竒四向為門門之上有鼓樓以警昏曉有戍舍以扞寇偷傍有水門以通舟楫高廣皆如其舊而壯麗過之於是吳江父老請予紀其事夫城以衛民也而築之為費且勞則反以厲民且因以興謗況當久困之餘乎此有司所以相視而不敢發也君獨能自信奮然不顧為之為之績果有

成財不費民不擾人知樂其成而亦孰知其始也君蓋深於愛民勇於興事其籌之也審故廢慝無自而作其持之也堅故浮言無得而揺其履之也親又公且均焉故民樂趨事而忘其勞也夫天下事固有大於一城者矣能推是而行之尚何事之不舉乎城之役春秋屢書之予安得而無紀也欣是役者為縣丞趙源清

太倉州新建城樓記

弘治十年詔建州治於太倉初太倉與鎮海為衛並治

一城戎伍編氓錯峙紛糅至是始以州大夫臨之且割崑山嘉定常熟旁近地隷焉文武並建軍民遂安太倉故無城僞吳張士誠始城之周十四里有奇城高而堅池廣而深識者謂雖立於僭僞而實為無窮之保障予嘗登其城樓以眺則萬屋鱗次帆檣雲集海天遼廓雲濤滉漾壯哉其為州也而西北之樓獨缺正德十年監察御史卲陽唐君鳳儀按其地則命建之莆田黄君廷宣適知州事鳩工庀材不期月而樓成其餘城樓亦皆

修敕嶷然為一州顯觀閒屬予記予於兹樓之建竊獨嘆夫地之盛衰興廢信有時乎夫太倉古婁縣之惠安鄉耳至元朱清張瑄創海運於此而諸蕃輳集為市國初由此而漕定遼由此而使西洋遂為東南巨州豈非以其時哉然地盡東海海寇出没昔方國珍嘗由海道入寇故元有水軍萬户府之設而士誠亦因此而城往時盜劉通施天泰寇海上三吳騷然發動至劇賊劉七據狼山睥睨全吳賴重兵宿其地扼其吭掩其不備而

莫肆其螫不然蓋岌岌矣則城之設豈可以承平無事而莫之葺乎予故備書之以警動在位而二君茲樓之建未為無意也

甓舟記

仲兄滌之既倦游築室洞庭之野穹焉如舟因曰是宜名甓舟屬弟鏊記之甓舟之義蓋取諸莊周周之言予不能悉也而舟之為用則知之易曰舟車以濟不通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舟固為水設也而寘之甓舟

也窴之壑則車也吾將窴之水鼎也以柱車梁麗以室
穴曰以炊釜以舂衷以禦夏葛以禦冬其亦可乎夫不
可違者理也不可廢者用也若之何其柰之無已則物
將各復其分車也復於陸舟也復於水則之秦之楚之
吳之越無不如吾意者孰與塊然守一壑哉兄曰壑舟
固不祈於用也不祈於用者祈於安昔者吾嘗泛舟涉
江湖傲然枕席之上一日千里固自以為適也不幸怪
雲欻起颶風陡作魚龍出没波濤如山而吾方寄一葉

以為命茫然不知所歸幸而獲濟猶心悸神懾而不能已故曰水以載舟亦以覆舟今老矣尚安能以不貲之軀試不測之險乎故予有取於壑也子不見武夷之山乎其厓有舟焉雖世變屢遷舟自若也吾舟蓋庶幾似之其視江海之舟不差安乎雖有力者又安能竊諸壑曰兄之見遠矣遂為記於舟上

陽山草堂記

陽山在吳城之乾位蓋衆山所從始顧君仁效結廬其

下仁效年少耳則棄去舉子業獨好吟咏性偏解音律兼工繪事每風晨月夕閉閤垂簾賔客不到坐對陽山拄頰搜句日不厭或起作山水人物或鼓琴一二行或横笛三五弄悠然自得人無知者知之者其陽山乎因扁其居曰陽山草堂余聞造而問焉曰子於是焉日對陽山其亦有得乎無也雖然有一焉吾觀茲山峰巒巉巖得出没髙下險夷之象觀其石得谽谺吞吐之象觀其雲烟得開闔晦明卷舒之象觀其草木得葳蕤霏靡

榮悴之象觀其鳥獸虵虫得蟉虬蠉飛跳躍之象以是發諸詩形諸丹青播諸絲竹自視若有異焉而不知其果異乎無異乎有得乎無得乎曰然子之學其將日進而未已也雖然盍亦求其本乎遂書其室以為記

虎丘復第三泉記

虎丘第三泉其始蓋出於陸鴻漸品定或云張又新或云劉伯芻所傳不一而其來則逺矣今中泠惠山名天下虎丘之泉無聞焉顧閉於頽垣荒翳之間雖吳人鮮

或至焉長洲尹左緜高君行縣至其地曰可使至美蔽而弗彰乃命撤牆屋夷荆棘疏沮洳荒翳既除厥美斯露爰有巨石巍峙横陳可數十丈泉㡚沸潄其根而出曰兹所謂山下出泉蒙宜其甘寒清洌非他泉比也遂作亭其上且表之曰第三泉吳中士夫多為賦詩而予紀其事所以賀兹泉之遭也雖然天下之美蔽而不彰者獨兹泉也乎哉因書其後以識詩曰

巖巖虎丘巉巉絶壁步光湛盧厥侵斯蝕有支别流實

冽且甘昔人第之其品維三嵗久而蕪射鮒且泯其誰
發之左緜高尹寒流涓涓漱於石根中泠惠山異美同
論百年之蔽一朝而𥙷伐石高崖以記其始

提調學校御史廳壁記

凡御史所涖則重在内内重在外外重而尤莫重於董
學政是惟人才風化所自出其揖遜進退士以爲式其
取舍好惡士以爲趨向有師道焉教之之謂也有君道
焉治之之謂也故曰尤重也重則稱之尤難緩斯玩急

斯怨必學識髙明則品藻不爽持守堅定則勢利不揺德望凝遠則人望之而意已消寛而非弛也嚴而非刻也斯其稱乎其可謂難也已國家學校之設徧天下視古為重而人才風化未逮古昔何哉豈知教之而不知治之乎故正統初始設憲臣以董之而兩畿則以御史治與教兼焉正德十四年林君有孚以御史來董南畿學政乃追考前任姓名至已得十有九人題名于署俾後來者續書之予為紀其職之重且難如此於乎是十

九人者其皆無忝於斯乎我不敢知抑或有不能無忝於斯乎我不敢知賢否高下輿論攸在特以年次列其姓名俾來者有考焉且有警也

范文穆公祠堂記

昔在有宋吾蘇入叅大政者有兩范公文正公當仁宗朝開天章閣求治更張庶政將大有為未一年以小人不悅罷文穆當孝宗朝在政府兩月未及有為以言者罷前宋之治莫盛仁宗南渡後莫盛孝宗皆鋭意太平

二公皆以身許國可謂千載之遇而皆不能少試其志於乎道之難行其已久矣忠良不可容於時自昔然矣孔子孟子沮於晏嬰毀於臧倉終身周流不遇以死獨二公乎哉文正子孫今在吳中最盛所謂歲寒堂者有司春秋饗祀不絕而文穆之後無聞焉文正為宋人物第一流文穆其流亞歟觀其使金爭受書之儀舉朝皆悚有蘇子卿嚙雪之操繳還閤門張說詞頭有陽城裂麻之忠奏罷明州海物之獻蓋與孔戡之政同其在成

都演武修文奬用名節間與陸務觀諸人賡倡流風餘韻漸被岷峨而吳中民風土俗人情物態纎悉備見其詩讀其集知其用世之具素講於胸中固將有以也而時莫之用非其君之不用而小人則尼之於乎其可惜矣吳城西南十里許有浸曰石湖山曰吳山湖山之間廢壘隱然即所謂越城也文穆之別墅在焉其境最勝周益公謂天閟絶景以須其人而數世之後求其彷彿不可復得所謂天鏡閣玉雪坡之類皆已淪於荒烟野

草之中過者傷之而孝宗宸翰碑石歸焉獨存若有神物護持者焉監察御史盧君雍家越來溪上少時數過其地與其弟襄約曰他日且將俎豆文穆於斯及為御史始克如志正德庚辰某月廟成肖公像于中移孝宗宸翰陷置壁間以避風日有司歲時饗祀如儀間屬予紀其事於麗牲予聞之禮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而所謂鄉先生者歿則有祭若文穆所以施於民効于國表于鄉者卓卓如是而其祀忽諸豈先王制

禮之意乎侍御君之舉其於禮意協矣既以是刻於廟中又從而歌之曰

湖之山兮嶢嶢嗟公之節與山兮俱高湖之水兮滈滈嗟公之德與水兮俱遠吳臺越壘兮既毀且阤行春之圯兮新廟儼而湖山如舊兮公行安之千秋顧享兮慰我吳人之思

從適園記

靜觀樓之景勝矣去樓百步故皆湖波也姪學始堰而

涸之乃釃乃畚乃築乃耨期年遂成沃壤而規以為園即湖波漾淼之中得亭榭觀遊之美却而望之諸山隨步增異所謂莫釐者亦隱然露於天末嵩峰者昔魏而踞今敞而夷雙峰者昔研而倚今聳而秀寒山蒼翠變而為几席長圻蜿蜒分而為襟帶而西山若列屏障益近而高且麗蓋山即樓之諸山而其景加異有若增而顯之者湖山既勝又益以花木樹藝秋冬之交黃柑綠橘遠近交映如懸珠如綴玉翛然而清寒者為竹林窈

然而深邃者為松徑穹然而隆者為栢亭其餘為桑園為槳畦為魚沼而諸景之勝咸納於清風之亭亭高而明敞而迴柳子厚所謂尤於觀月為宜者也予園名真適學蓋知予之樂而有意從之者也故名之曰從適而為之記

董南畿學政御史廳壁記

昔者先王之世所以教育成就天下之人才者何其周且至也蓋其教始於家于黨于術以及於國同其德則

以智仁聖義中和差其行則以孝友睦婣任恤博其藝則以禮樂射御書數而又有鄉射鄉飲春秋合樂養老尊賢攷藝選言之政下至受成獻馘訊囚亦無不在而又中年考校九年始及于大成教之成則又賔興其賢者能者出為國家之用當時之人莫不欣然樂而從之故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言君子能長育人材菁菁然盛則天下樂而美之也人才既成又隨其器而用之分列庶位故其詩曰芃芃棫樸

薪之槱之言人才分列庶位如棫樸之盛而皆得其用也其或有過與不及亦且曲成之而不遺故其言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言不輕棄也如是而猶不變則擯之遠方而不齒蓋其教之治之之法其詳如此周衰先王之迹熄中間千有餘年未有能興之者宋慶歷間始詔天下立學而其制未備蓋至我朝然後國都以至海隅莫不有學三代以還未有也行之百年人才風俗宜其曠然一變遂同於三代跡其所至

而猶不能無媿於古何歟豈學校雖在其所以教之之法未盡如古歟豈知教之而不知所以治之歟正統以來始以憲臣董之京畿則以御史南畿根本風化之首所統五州十三郡地大甿繁人才往往為天下最蒞其任者必皆文學德義有聞于天下乃克為之夫以天下之選臨首善之地作養醇明朴茂之材雖今之學政未能盡如三代之法然由今之法以漸進乎古所以作成一時之人才往往出而為天下國家之用者亦多矣其

可泯哉自正統迄于今蒞是任者得二十人前莆田林君有孚懼其久而或湮始謀劖之石以示久遠俄以憂去山陰蕭君來繼其任始克成之仍屬余記余惟載名于茲者其文學德義皆所謂天下之選其成就一時之人才為天下國家之用皆已焯然有聞而不可泯然後之君子即其名論其世夷攷其行則人品之高下學政之張弛興廢得失亦有不能齊焉而非余之所敢知也姑以歲月先後次其名嵌之署壁仍虛左方以俟來者

芝秀堂記

吳越來溪之陰盧氏家焉天順癸未有芝生于庭人皆曰盧氏之瑞也而莫知其所爲出或曰昔伯常甫祖母王少而孀居誓死不貳氷蘗之操映照閭里芝其爲是出乎以旌義也或曰伯常甫養其母惸惸堂承志色養五十餘年菽水之懽有踰五鼎芝其爲是出乎以旌孝也或曰盧氏家溪上蓄德儲祥歲月彌久伯常二子伯雍舉進士爲柱下史仲襄一舉鄉貢進士其名位赫然

將日顯而未艾也芝其為是出乎以旌後也伯常甫進曰某何敢當聞之古瑞命記曰王者慈仁則芝生又曰王者敬事耆老不失故舊則芝生又曰山川雲雨四時五行陰陽晝夜之精以生五色神芝某何敢當是蓋聖世之瑞非閭里之祥也然芝之生不於他而盧焉是出是國家之瑞也盧氏預焉盧之子孫其將有出而為國家之瑞者乎僉曰然遂記之

蘇州府重修學記

蘇學於天下為第一有深廣鉅麗之稱而近年乃若弛而弗治予閒過之則頹垣欹榭圮堿眢沼而所謂尊經閣者殆將壓焉過者睨而不敢上甚者飼馬于軒楹蘇於圃日以就廢壞惡覩所謂鉅者哉守土者非不知學校之為重顧以時方殫耗費浩以繁何敢議此歲時視學則為弗知也者過之謗曰時不可為也會安成張君鼇山奉詔董南畿學政至則喟曰昔聞蘇學之盛而今若此不即不圖予則有懲文登孫君樂時以御史按吳

中亦曰是惟風化所出敢有弗虔百凡之費我其任之金華徐侯讚適知府事遴選厥使經畫指授必慎必精未數月也予復過之則其垣坏以峻其途甓以夷其池甃以渫凡大成殿尊經閣明倫毓賢堂先賢祠皆巍然巋然餘若杏壇射圃會膳之舍游息之所道山嘉會諸亭門廊橋梁罔不煥然圭潔復于舊觀矣諸士欣欣和會相率來言曰昔魯僖公修泮宮詩頌其美漢文翁興蜀學史載其績令茲學之廢一旦起而新之人不知費

士樂其成則向所謂時不可為者其然乎不有紀載奚示來世予惟斯學之廢三君子既起而新之學政之廢其亦將新之以復古乎古之所謂教與學其可知矣患在知之不能由由必自近始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兹學之建創自宋范文正而胡安定實始教焉其流風餘韻尚有存者繼是教於斯者其必曰安定之遺也吾敢曠厥職學於斯者其必曰文正之遺也吾敢惰厥學則風化丕變人才蝟興他日出而為國家用稽古愛民有

若安定者乎先憂後樂有若文正者乎斯無負於國家作興之意矣敢述以告是歲皇明正德之十二年也

雲南省城廟學記

孔子之道如天罔不覆幬而亦或有不及世謂瞿曇之書能行諸夏宣尼之道不及跋提以西日月麗天陰崖猶晦非物有障之者耶闢而闡之則惟其時惟其人雲省古西南外徼邛筰冉駹僰鳩咀咩之域至漢始通中國唐宋且復失之其人不知有孔子顧祀王逸少爲先

師元始有學宫立文宣廟其制庳陋俗亦莫之變也葢至我朝分藩作鎮建學設科俗始丕變滇士彬彬而出纓冠束帶顒立于朝與中州爭先非以其時耶正德乙亥巡撫雲南都御史何公孟春廵按監察御史陳君察始至視學堂殿門廡梁棟圮腐聖賢像設黕昧剝落相顧嗟咨謂茲土雖遠京師聖化漸被比於中州而風化所出蕪穢不治何以仰稱朝廷作人化遠之意乃節冗費募閒民遷尊經閣於後大成殿則因其舊而廣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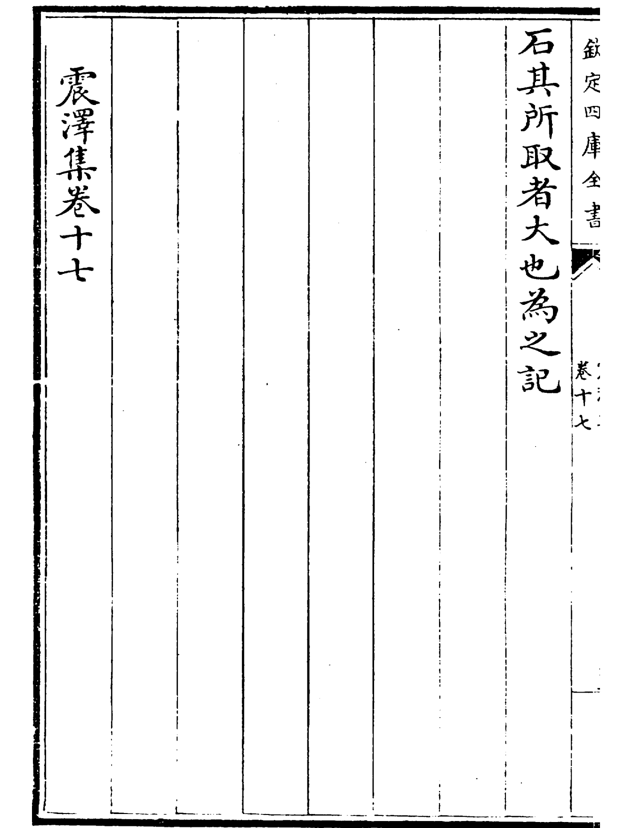
越通衢端麗靚深像設儼煥又拓地展學伐石為門樹以綽楔黌舍傍列周垣外繚巍然煥然大改舊觀始事於乙亥十一月明年十月訖工卉裳椎結遠近來觀咸有思樂采芹之願且請紀成績以示後余惟道之在天下無古今遠邇昔之障之也道果損乎今之闢之也道果益乎而二君成績不可無紀故為記之庶後世知政教之被于滇自我朝始而興學崇化滇人益勵又自二君始

石莊記

烏石山在莆城之陽大行人柯君奇徵讀書其下間行其地得異境焉闢其翳以為圃導其流以為池據其巖以為亭亭成前後左右皆奇石也蹲者立者仰者俯者奔者翔者啄者攫者皆若來效奇於前因名曰石莊而屬予記予未獲至君之莊而聞其勝君顧不取而獨以石名莊豈其有愛于石乎昔之愛石者莫如牛奇章李贊皇類皆殫一生之力攬天下之奇聚之一丘故言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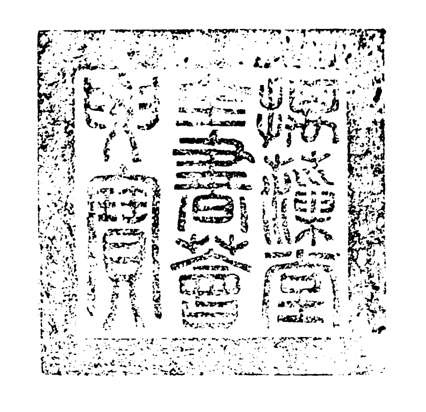
之奇莫能與校令君不出故都據一卷之峭峷以為勝其谽谺嵌空有若太湖者乎巉皺駮犖有若錦川者乎雲霞黯黮有若大理者乎扣之其聲清越以長有若靈壁者乎無也然則君曷為好君曰吾聞之君子有觀物者有翫物者彼牛李皆翫物而不知返窮萬夫之力以供耳目之翫巖㨂藪剔車刓艦沈壞橋梁毀屋閭而後至自以為恒有之也易世之后雲散鳥逝或為豪強所奪或取為柱礎為檮碪為堦礙為碑碣或淪於荒烟野

草之中求其彷彿而不可得豈若吾莊不勞一夫不破寸壤不爲豪右所嗜而常爲吾有乎且夫石之可取者何也易曰介于石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易言其德也詩言其功也此石之可取者也吾以是觀焉故嶄巖嶔崟吾愛其特立陂陀案衍吾愛其有容峭厲刻削吾愛其有不可犯之色歷千萬年而不毀不泐吾愛其有不可拔之操而又有晦翁之遺刻在焉此尤吾平生之所向往也以是觀物其可乎予起而謝之乃知君之愛



石其所取者大也爲之記

震澤集卷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蕭肇鶴

謄錄監生臣王永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澤集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侍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三十四 集部

震澤集卷十八

明 王鏊 撰

制

伏羌伯毛銳加封太子太保誥文

朕惟自昔人臣能為國家宣力於内外者必有殊恩異數以示報禮之隆昭等威之重伏羌伯毛銳乃考忠事我憲廟分鎮西陲將師固原捐軀徇國爰受伯爵以貽

後昆爾銳早閑韜畧綽有父風朕用授之齊斧往甸南服蠢兹蠻夷寇攘草竊爾乃身先士卒抵觸瘴霧泼入炎荒多所斬獲盪定逋寇朕嘉乃功是用進爾為太子太保爾尚一乃心靖乃守紹乃先烈俾嶺海之間遠近乂安乃至林蠻洞蜒罔不率服朕永無南顧之慮時乃之休

封張眞人彥頨誥文

朕紹膺休命誕布皇猷惟儒宗是賴而陰翊王度則玄

教攸存惟爾之先靈異有聞肇自炎漢迄於宋元我太
祖之興既仁義以為治亦清淨以寧民爰有真人之封
以為道教之祖爾彦頎裔出神明門高福地特命為正
一嗣教端虛冲静承先弘道真人爾尚靖爾守體爾虛
無忝爾先人以翊我王化永保景命敷錫下民欽哉故
勑

贈太子少保南京禮部尚書謝綬誥文

制曰生而匪懈乃臣子自盡其心殁且有聞在朝廷則

殊其數爰疇終始用勵忠嘉爾故南京禮部尚書謝綬奮自甲科翔於郎署累遷藩臬旋都風紀之司歷佐刑工遂正春卿之位實司留務夙著勤勞清慎弗渝淪謝奄及昔我皇考每圖任于老成惟予一人用深嘉於休烈兹特贈爾為太子少保於戲保釐南土既聯八座之尊進秩東朝復次三孤之列尚期幽穸服此榮名

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史琳誥文

制曰生而効職固臣子之當為歿有加封乃朝廷之異

數爰敦終始用勵賢能故具官某擢自甲科翔於諫苑累更任使多著勤勞況博識乎古今仍兼資乎韜畧比更新化圖任老成惠文彈治乎臺端爾猷具在齊斧寄分于閫外我武惟揚顧不戰以屈人兵乃無妄而來物議方資夾輔遽爾淪亡贈典已行朕懷未慊茲復贈爾太子太保於戲賞以功酬未盡生前之報秩由恩進益增歿後之光

封慶陽伯夏儒誥劵文

制曰恩以親覃實重軒龍之選號隨爵異式依帶礪之盟自先朝而已然豈今日之可緩爾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夏儒裔出德門學成藝苑性資淵懿早秀發乎京畿世澤深長乃篤生乎碩媛發祥有俶率履無虧爰作配乎朕躬遂母儀乎天下玆特封爾為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慶陽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於戲親親以仁非祿秩莫昭其數繼繼在德惟恭儉可孚於休服此殊恩永言無斁

慶陽伯夫人葉氏誥文

制曰乾以坤承允合無疆之德母因子貴爰加不次之封既開祚之有先豈貤封之可後爾夫人葉氏柔靜之操足儀閨門莊肅之容能承饋祀篤生令女上應軒龍正位中宮纘德方嘉於渭涘推恩外戚泝源實自乎塗山兹特加封為伯夫人於戲儀盛六珈禮不忘其自出爵依五等恩尚流於無窮永沐寵光益綿壽祉

勑工部郎中郝海畢昭

國家漕運皆由會通河而通州至京師四十餘里則陸輓以進甚費且勞深秋淫雨泥潦為患寸步千里民甚病之成化中嘗命官疏濬功竟不成近獻言者多言舊河雖未能遽復郭守敬之跡但能隨其地形多為之堰以時瀦水令舟可泊轉般交兌事逸且省今特命爾海爾昭會同叅將某等及春和氷泮疾速整理自大通橋至張家灣一帶相其高下或疏或導堤岸堰閘因舊增新增卑培薄無緩以廢事毋急以厲人惟調度得宜河

道通而陸輓廢民一勞而有永逸之期國暫費而獲經久之利庶不負朕委任欽哉

勑遼東廵撫都御史鄧璋

中國之馭夷狄服之以威不若綏之以德朶顔等三衛世為東北藩籬閧其酋穆爾們奎屯諾海近頗桀驁潛引遠去陰蓄異謀爾等示以恩威利害乃幡然悔悟遂率部落一萬餘人入市交易輸情納欵願世為朝廷宣力朕甚嘉之自今邊氓其少安矣然夷狄之情叛服靡常

古稱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爾等須識此意無怠無忽故諭

勑秦府永興王府鎮國中尉椵

皇祖有訓凡宗室行動出入具有成憲罔敢踰越陜西鎮守等官奏爾私出府第與順德郡君女陳氏飲酒事皆有跡不誣爾為朝廷宗室蔑棄禮義法當究問但念親親姑降勑切責薄示懲戒自今以後宜反身修德以蓋往愆如或不悛國法具在朕不爾私故勑

禮部尚書張昇進太子太保致仕勑文

惟卿早以倫魁致位宗伯皇考圖惟舊學特所委任前後十餘年肆朕即位無改於舊而累疏引疾乞解政務朕惜夫老成之去而憫勞以職務之煩特加太子太保給驛以歸有司月給米三石輿隷四人於戲生遇明時致位八座固為士之極榮而早歸故里身名俱完尤士所難得尚隆壽祉以率鄉人卿有止足之義朕亦有優老之名故勑

勑司禮監左監丞張溫

先該隰川王府鎮國將軍仕壥事多不法朕不忍置之於理革爵為庶人命往守先王墳園使反躬思咎而仕壥抗勑沮撓誓死不往朕猶不忍仍命爾溫會同山西鎮巡等官宣諭朕意仕壥仍執迷狠愎尤甚朕以親親之故下廷臣議僉言先年代府武邑王革爵移置太原府城今其居尚在宜遷仕壥居之聽晉王嚴加約束如此則恩法兩盡仕壥倘能因此悔過朕尚有恩命如又

不悛則當依鳳陽高墻事例於戲朕之待仕塲恩義亦至矣宣定王及該府鎮國輔國等將軍儀賓教授等官其往諭之朕意俾自擇去就

景皇后尊謚勑

昔景皇帝踐阼汪氏實正位中宫既乃自懷謙冲讓軒龍於有子英廟復辟景皇退就王封而汪氏復為邸王妃居之外府憲祖之十一年念景皇康濟之功上尊號曰恭仁康定景皇帝而妃號獨未及改汪居外府三十

餘年含貞體順壽考令終兹已陪葬景陵夫禮取其稱也康定既正大號而園陵配享未復禕翟之號於禮殊為未稱且憲祖追崇之志蓋將有待朕不敢廢爾禮部其會羣臣仍上皇后尊謚蓋葬以妃祭以后實酌禮之宜而處其中者也爾其如勑奉行故勑

代禮部上景皇后尊號議

臣聞孝以繼志為大禮以正名為先自昔后妃輔佐人主其生也爰有淑德懿行讓其美而弗居其殁也必有

顯號徽稱表其實而不朽伏惟景皇后汪氏出自勲閥

嬪于王家久侍養乎宮中旋母儀乎天下行無缺失志

尚謙冲懼茀禄之太盈讓軒龍而弗處故英皇復辟獨

以貞順而不預其僁憲祖追崇猶以遜避而未正其號

含章不燿體素無渝泯任姒之徽音託黄老之清淨守

專一德人或不知其名身歴五朝天乃偏錫之壽倏仙

遊之遂遠顧神劒以相從配享已隆徽號未復幸宸衷

之有感涣大號以特頒蓋晦於前必顯於後讓其實斯

得其名恭惟皇上慎終追遠用惇叙乎本支考實定名遂誕孚於有衆臣等謹徵諸古義考以謚法先皇后汪氏尊號宜天錫之曰某皇后臣等拜手稽首謹議

遣祭景皇后文

惟靈早膺茂選事我景陵中更艱虞德義無爽屏居外府既壽且康訃音忽聞哀傷何已爰追先志恩數特加靈其有知尚克歆服

祭宜黄郡主文

惟靈宗室懿親蕤有殊等盜為不道侵毀爾墳所司奏聞良用憫惻爰命改葬用妥爾靈靈其有知返此新室既固既安永無後害

諭祭駙馬都尉樊凱父南城兵馬副指揮文

昔在皇姑禮成釐降惟爾子凱副車克尚歷事先皇宿衛帶刀爰及朕躬弗懈益勞伊子之賢惟爾之教世德所鍾宜食其報英靈雖遠簡在朕心命官諭祭尚克居歆

諭祭樊凱母文

自昔親賢恩數有秩惟爾子凱館于貳室承明宿衛歷事先朝以及朕躬弗懈弗驕娠德育賢尚延所自五福具兼八十餘逝命官治葬故里是營諭祭有光尚克歆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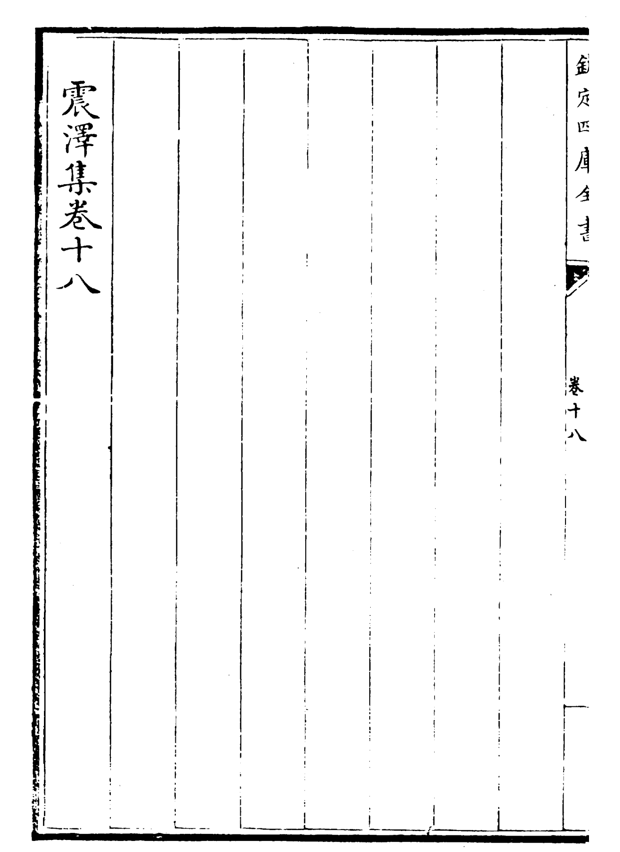
諭祭禮部右侍郎掌通政司事贈尚書沈祿文

惟爾奮自賢科重以國戚先帝嘉之銀臺屢陟敷奏詳雅操履不頗歷年滋久勞勩實多訃音忽聞良用悼惜

爰念往勞贈大宗伯遣官治葬祭品式陳服玆寵命賁爾後人

諭祭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璚文

惟爾甲第蜚英詞林績學諫垣獻納補益弘多棘寺讞刑尤號平允晉陟南臺舟師克練方隆委任遽爾乞閒訃音上聞良用悼惜爰念往勞賜祭與葬爾靈不昧尚克歆承



震澤集卷十八